# 通鑑紀事本末

DS
747
.2
S755348
1873
V.63

EAST ASIAN LIBRA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130 St. George Street
8th FLOOR
TORONTO, CANADA M5S 1A5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905/62
ASIAN COLLECTION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九十三

宋　建　安　袁　樞　編　輯

明　太　倉　張　溥　論　正

伾文用事

唐德宗貞元十九年　初翰林待詔王伾善書山陰王叔文善碁俱出入東宮娛侍太子伾杭州人也叔文詭譎多計自言讀書知治道乘間常爲太子言民間疾苦太子嘗與諸侍讀及叔文等論及宮市事太子曰寡人方欲極言之衆皆稱贊獨叔文無言既退太子自留叔文謂曰向者君獨無言豈有意邪叔文

曰叔文蒙幸太子有所見敢不以聞太子職當視膳
問安不宜言外事陛下在位久如疑太子收人心何
以自解太子大驚因泣曰非先生寡人無以知此遂
大愛幸與王伾相依附叔文因爲太子言某可爲相
某可爲將幸異日用之密結翰林學士韋執誼及當
時朝士有名而求速進者陸淳呂温李景儉韓曄韓
泰陳諫柳宗元劉禹錫等定爲死友而淩準程异等
又因其黨以進日與遊處蹤迹詭祕莫有知其端者
藩鎮或陰進資幣與之相結淳吳人嘗爲左司郎中
温渭之子時爲左拾遺景儉瑀之孫進士及第曄滉

之族子諫嘗爲侍御史宗元禹錫時爲監察御史左
補闕張正一上書得召見正一與吏部員外郎王仲
舒主客員外郎劉伯芻等相親善叔文之黨疑正一
言己陰事令韋執誼反譖正一等於上云其朋黨遊
宴無度九月甲寅正一等皆坐遠貶人莫知其由伯
芻迺之子也　十二月庚申以太常卿高郢爲中書
侍郎吏部侍郎鄭珣瑜爲門下侍郎並同平章事珣
瑜餘慶之從父兄弟也
二十年秋九月太子始得風疾不能言
順宗永貞元年春正月辛未朔諸王親戚入賀德宗

太子獨以疾不能來德宗涕泣悲歎由是得疾日益甚凡二十餘日中外不通莫知兩宮安否癸巳德宗崩倉猝召翰林學士鄭絪衛次公等至金鑾殿草遺詔宦官或曰禁中議所立尚未定衆莫敢對次公遽言曰太子雖有疾地居冢嫡中外屬心必不得已猶應立廣陵王不然必大亂絪等從而和之議始定次公河東人也太子知人情憂疑紫衣麻鞋力疾出九仙門召見諸軍使京師粗安甲午宣遺詔於宣政殿太子縗服見百官丙申卽皇帝位於太極殿衛士尚疑之企足引領而望之曰眞太子也乃喜而泣時順

宗失音不能決事常居深宮施簾帷獨宦官李忠言
昭容牛氏侍左右百官奏事自帷中可其奏自德宗
大漸王伾先入稱詔召王叔文坐翰林中使決事伾
以叔文意入言於忠言稱詔行下外初無知者以杜
佑攝冢宰二月癸卯上始朝百官於紫宸門　辛亥
以吏部郎中韋執誼爲尚書左丞同平章事王叔文
欲專國政首引執誼爲相己用事於中相與唱和
壬戌以殿中丞王伾爲左散騎常侍依前翰林待詔
蘇州司功王叔文爲起居舍人翰林學士伾寢陋吳
語上所褻狎而叔文頗任事自許微知文義好言事

上以故稍敬之不得如伾出入無阻叔文入至翰林而伾入至柿林院見李忠言牛昭容計事大抵叔文依伾伾依忠言忠言依牛昭容轉相交結每事先下翰林使叔文可否然後宣於中書韋執誼承而行之外黨則韓泰柳宗元劉禹錫等主采聽外事謀議唱和日夜汲汲如狂互相推獎曰伊曰周曰管曰葛僩然自得謂天下無人榮辱進退生於造次惟其所欲不拘程式士大夫畏之道路以目素與往還者相次拔擢至一日除數人其黨或言曰某可爲某官不過一二日輒已得之於是叔文及其黨十餘家之門晝夜

車馬如市候見叔文伾者至宿其坊中餅肆酒壚下一人得千錢乃容之伾尤闒茸專以納賄爲事作大匱貯金帛夫婦寢其上　三月辛未以王伾爲翰林學士　戊子以王叔文爲度支鹽鐵轉運副使先是叔文與其黨謀得國賦在手則可以結諸用事人取軍士心以固其權又懼驟使重權人心不服藉杜佑雅有會計之名位重而務自全易可制故先令佑主其名而自除爲副以專之叔文雖判兩使不以簿書爲意日夜與其黨屏人竊語人莫測其所爲以御史中丞武元衡爲左庶子德宗之末叔文之黨多爲御史元

衡薄其爲人待之莽鹵元衡爲山陵儀仗使劉禹錫求爲判官不許叔文以元衡在風憲欲使附己使其黨誘以權利元衡不從由是左遷元衡平一之孫也侍御史竇羣奏屯田員外郎劉禹錫挾邪亂政不宜在朝又嘗謁叔文揖之曰事固有不可知者叔文曰何謂也羣曰去歲李實怙恩挾貴氣蓋一時公當此時逡巡路旁乃江南一吏耳今公一旦復據其地安知路旁無如公者乎其黨欲逐之韋執誼以羣素有彊直名止之　上疾久不愈時扶御殿羣臣瞻望而已莫有親奏對者中外危懼思早立太子而王叔文

之黨欲專大權惡聞之宦官俱文珍劉光琦薛盈珍等皆先朝任使舊人疾叔文忠言等朋黨專恣乃啟上召翰林學士鄭絪衞次公李程王涯入金鑾殿草立太子制時牛昭容輩以廣陵王淳英睿惡之絪不復請書紙爲立嫡以長字呈上上頷之癸巳立淳爲太子更名純程神符五世孫也　賈耽以王叔文黨用事心惡之稱疾不出屢乞骸骨丁酉諸宰執會食中書故事丞相方食百寮無敢謁見者叔文至中書欲與執誼計事令直省通之直省以舊事告叔文怒叱直省直省懼入白執誼執誼逡巡慙赧竟起迎叔

文就其閤語良久杜佑高郢鄭珣瑜皆停筯以待有報者云叔文索飯韋相公已與之同食閤中矣佑郢心知不可畏叔文執誼莫敢出言珣瑜獨歎曰吾豈可復居此位顧左右取馬徑歸遂不起二相皆天下重望相次歸卧叔文執誼等益無所顧忌遠近大懼

夏四月乙巳上御宣政殿册太子百官睹太子儀表退皆相賀至有感泣者中外大喜而叔文獨有憂色口不敢言但吟杜甫題諸葛亮祠堂詩曰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聞者哂之先是太常卿杜黄裳爲裴延齡所惡留滯臺閣十年不遷及其壻

韋執誼爲相始遷太常卿黃裳勸執誼帥羣臣請太
子監國執誼驚曰丈人甫得一官奈何啟口議禁中
事黃裳勃然曰黃裳受恩三朝豈得以一官相買乎
拂衣起出戊申以給事中陸淳爲太子侍讀仍更名
質韋執誼自以專權恐太子不悅故以質爲侍讀使
潛伺太子意且解之及質發言太子怒曰陛下令先
生爲寡人講經義耳何爲預它事質惶懼而出　五
月辛未以右金吾大將軍范希朝爲左右神策京西
諸城鎮行營節度使甲戌以度支郎中韓泰爲其行
軍司馬王叔文自知爲內外所憎疾欲奪取宦官兵

權以自固藉希朝老將使主其名而實以泰專其事人情不測其所爲益疑懼　辛卯以王叔文爲戶部侍郎依前充度支鹽鐵轉運副使俱文珍等惡其專權削去翰林之職叔文見制書大驚謂人曰叔文日時至此商量公事若不得此院職事則無因而至矣王伾即爲疏請不從再疏乃許三五日一入翰林去學士名叔文始懼　六月己亥貶宣歙巡官羊士諤爲汀州寧化尉士諤以公事至長安遇叔文用事公言其非叔文聞之怒欲下詔斬之執誼不可則令杖殺之執誼又以爲不可遂貶焉由是叔文始大惡執

誼往來二人門下者皆懼先時劉闢以劍南支度副
使將韋皐之意於叔文求都領劍南三川謂叔文曰
太尉使闢致微誠於公若與某三川當以死相助若
不與亦當有以相酬叔文怒亦將斬之執誼固執不
可闢尚遊長安未去聞貶士諤遂逃歸執誼初爲叔
文所引用深附之既得位欲掩其迹且迫於公議故
時時爲異同輒使人謝叔文曰非敢負約乃欲曲成
兄事耳叔文詬怒不之信遂成仇怨 癸丑韋皐上
表以爲陛下哀毁成疾重勞萬機故久而未安請權
令皇太子親監庶政俟皇躬痊愈復歸春宮臣位兼

將相今之所陳乃其職分又上太子牋以爲聖上遠法高宗亮陰不言委政臣下而所付非人王叔文王伾李忠言之徒輒當重任賞罰縱情墮紀紊綱散府庫之積以賂權門樹置心腹徧於貴位潛結左右憂在蕭牆竊恐傾太宗盛業危殿下家邦願殿下卽日奏聞斥逐羣小使政出人主則四方獲安皐自恃重臣遠處西蜀度王叔文不能動搖遂極言其姦俄而荆南節度使裴均河東節度使嚴綬牋表繼至意與皐同中外皆倚以爲援而邪黨震懼均光庭之曾孫也

王叔文旣以范希朝韓泰主京西神策軍諸宦者

尚未寤會邊上諸將各以狀辭中尉且言方屬希朝
官者始寤兵柄爲叔文等所奪乃大怒曰從其謀吾
屬必死其手密令其使歸告諸將曰無以兵屬人希
朝至奉天諸將無至者韓泰馳歸白之叔文計無所
出唯曰奈何奈何無幾其母病甚丙辰叔文盛具酒
饌與諸學士及李忠言俱文珍劉光琦等飲於翰林
叔文言曰叔文母病以身任國事之故不得親醫藥
今將求假歸侍叔文比竭心力不避危難皆爲朝廷
之恩一旦去歸百謗交至誰肯見察以一言相助乎
文珍隨其語輒折之叔文不能對但引滿相勸酒數

行而罷丁巳叔文以母喪去位　秋七月王叔文既有母喪韋執誼益不用其語叔文怒與其黨日夜謀起復必先斬執誼而盡誅不附己者聞者恟懼自叔文歸第王伾失據日詣宦官及杜佑請起叔文為相且總北軍既不獲則請以為威遠軍使平章事又不得其黨皆憂悸不自保是日伾坐翰林中疏三上不報知事不濟行且臥至夜忽叫曰伾中風矣明日遂輿歸不出已丑以倉部郎中判度支案陳諫為河中少尹伾叔文之黨至是始去　乙未制以積疹未復其軍國政事權令皇太子純勾當時內外共疾王叔

文黨與專恣上亦惡之俱文珍等屢啟上請令太子
監國上固厭倦萬機遂許之又以太常卿杜黃裳爲
門下侍郎左金吾大將軍袁滋爲中書侍郎並同平
章事俱文珍等以其舊臣故引用之又以鄭珣瑜爲
吏部尚書高郢爲刑部尚書並罷政事太子見百官
於東朝堂百官拜賀太子涕泣不答拜八月庚子制
令太子即皇帝位朕稱太上皇制敕稱誥辛丑太上
皇徙居興慶宮誥改元永貞立良娣王氏爲太上皇
后后憲宗之母也壬寅貶王伾開州司馬王叔文渝
州司戶伾尋病死貶所明年賜叔文死乙巳憲宗即

位於宣政殿 九月己卯貶神策行軍司馬韓泰爲撫州刺史司封郎中韓曄爲池州刺史禮部員外郎柳宗元爲邵州刺史屯田員外郎劉禹錫爲連州刺史 冬十一月壬申貶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韋執誼爲崖州司馬執誼以嘗與王叔文異同且杜黄裳壻故獨後貶然叔文敗執誼亦自失形勢知禍且至雖尚爲相常不自得奄奄無氣聞人行聲輒惶悸失色以至於貶 朝議謂王叔文之黨或自員外郎出爲刺史貶之太輕己卯再貶韓泰爲虔州司馬韓曄爲饒州司馬柳宗元爲永州司馬劉禹錫爲朗州司馬

又貶河中少尹陳諫爲台州司馬和州刺史淩凖爲連州司馬岳州刺史程异爲郴州司馬

憲宗元和四年　初王叔文之黨旣貶有詔雖遇赦無得量移

十年二月王叔文之黨坐謫官者凡十年不量移執政有憐其才欲漸進之者悉召至京師諫官爭言其不可上與武元衡亦惡之三月乙酉皆以爲遠州刺史官雖進而地益遠永州司馬柳宗元爲柳州刺史朗州司馬劉禹錫爲播州刺史宗元曰播州非人所居而夢得親在堂萬無母子俱往理欲請於朝願以

柳易播會中丞裴度亦爲禹錫言曰禹錫誠有罪然母老與其子死別良可傷上曰爲人子尤當自謹勿貽親憂此則禹錫重可責也度曰陛下方侍太后恐禹錫在所宜矜上良久乃曰朕所言以責爲人子者耳然不欲傷其親心退謂左右曰裴度愛我終切明日禹錫改連州刺史

張溥曰新唐書言王叔文母死匿不發置酒翰林裦金餉李忠言俱文珍等大言無忌從者竊耳語母死已梟留此何爲其辭過甚通鑑削而不錄蓋從實也王伾以書侍太子闒宂遝陋吳

語無大志叔文班班能言綠奕碁進即見敬直
易與爾二人素微賤所司不過伎藝卜祝之間
驟見幸太子太子即大位病居深宮帷幄中惟
李忠言牛昭容左右侍夫新天子方立即疾病
不聽政大臣趨朝中外侍衞候音聲望顏色在
朝之事宮禁不知宮禁之言在朝不聞當其時
何者爲貴惟出入通言語者能禍福輕重人爾
伾素入宮無間叔文附之託於昭容內豎顧天
下事惟二三人出內之腐木爲柱卑人爲主負
乘致寇其勢固然然二人即貴幸未敢輒自相

數月間貶李實召陸贄陽城免進奉蠲諸色罷宮市五坊小兒德宗秕政一朝反之彼亦銳然任詡詡爲伊周管葛復出也夫小人易得者勢難居者名伾文素無行能握權柄八司馬文章名人願爲死友復以善政鼓舞中外迹其意非徒席勢位將以名招天下爲不拔也天實惡之欲其速殞上皇禪位相繼竄死宜哉韋皐遠在成都騰表宮闕請誅伾文裴均嚴綬繼之舉朝倚以爲援然藩鎮逐大臣之漸已兆於此讀史者懷隱憂焉俱文珍等疾叔文力削翰林職名

王伾請起復叔文三上不報託風疾輿歸彼所
恃者奥援然卒去之者中人也順宗雖疾困明
過德宗遠甚李忠言新用事勢不敵俱文珍劉
光琦薛盈珍等任使舊人彼根柢淺又以貪人
敗類易云力小任重未有甚此者矣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百九十三

#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九十四

宋 建 安 袁 樞 編 輯
明 太 倉 張 溥 論 正

## 憲宗平蜀 劉闢

唐順宗永貞元年秋七月癸丑西川節度使南康忠武王韋臯薨臯在蜀二十一年重加賦斂豐貢獻以結主恩厚給賜以撫士卒士卒婚嫁死喪皆供其資費以是得久安其位而士卒樂爲之用服南詔摧吐蕃幕僚歲久官崇者則爲刺史已復還幕府終不使還朝恐泄其所爲故也府庫旣實時寬其民三年一

復租賦蜀人服其智謀而畏其威至今畫像以爲土神家家祀之度支副使劉闢自爲留後　劉闢使諸將表求節鉞朝廷不許己未以袁滋爲劍南東西川山南西道安撫大使　冬十月戊戌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袁滋同平章事充西川節度使徵劉闢爲給事中　十一月劉闢不受徵阻兵自守袁滋畏其彊不敢進上怒貶滋爲吉州刺史　十二月己酉以給事中劉闢爲西川節度副使知節度事上以初嗣位力未能討故也右諫議大夫韋丹上疏以爲今釋闢不誅則朝廷可以指臂而使者惟兩京耳此外誰不

爲叛上善其言壬子以丹爲東川節度使丹津之五世孫也

憲宗元和元年春正月劉闢既得旌節志益驕求兼領三川上不許闢遂發兵圍東川節度使李康於梓州欲以同幕盧文若爲東川節度使推官莆田林藴力諫闢舉兵闢怒械繫於獄引出將斬之陰戒行刑者使不殺但數礪刃於其頸欲使屈服而赦之藴叱之曰豎子當斬卽斬我頸豈汝砥石邪闢顧左右曰眞忠烈之士也乃黜爲唐昌尉上欲討闢而重於用兵公卿議者亦以爲蜀險固難取杜黃裳獨曰闢狂

戇書生取之如拾芥耳臣知神策軍使高崇文勇略可用願陛下專以軍事委之勿置監軍闢必可擒上從之翰林學士李吉甫亦勸上討蜀上由是器之戊子命左神策行營節度使高崇文將步騎五千為前軍神策京西行營兵馬使李元奕將步騎二千為次軍與山南西道節度使嚴礪同討劉闢時宿將名位素重者甚眾皆自謂當征蜀之選及詔用崇文皆大驚上與杜黃裳論及藩鎮黃裳曰德宗自經憂患務為姑息不生除節帥有物故者先遣中使察軍情所與則授之中使或私受大將賂歸而譽之即降旌鉞

未嘗有出朝廷之意者陛下必欲振舉綱紀宜稍以法度裁制藩鎮然後天下可得而理也上深以爲然於是始用兵討蜀以致威行兩河皆黃裳啓之也高崇文屯長武城練卒五千常如寇至卯時受詔辰時即行器械糗糧一無所闕甲午崇文出斜谷李元奕出駱谷同趣梓州崇文軍至興元軍士有食於逆旅折人匕筯者崇文斬之以徇劉闢陷梓州執李康二月嚴礪拔劍州斬其刺史文德昭　三月高崇文引兵自閬州趣梓州劉闢將邢泚引兵遁去崇文入屯梓州闢歸李康於崇文以求自雪崇文以康敗軍失

守斬之丙子嚴礪奏克梓州丁丑制削奪劉闢官爵
東川節度使韋丹至漢中表言高崇文客軍遠鬭
無所資若與梓州綴其士心必能有功夏四月丁酉
以崇文爲東川節度副使知節度事夏五月劉闢
城鹿頭關連八柵屯兵萬餘人以拒高崇文六月丁
酉崇文擊敗之闢置柵於關東萬勝堆戊戌崇文遣
驍將范陽高霞寓攻奪之下瞰闢城凡八戰皆捷
庚子高崇文破劉闢於德陽癸卯又破之於漢州嚴
礪遣其將嚴秦破闢衆萬餘人於綿州石碑谷　秋
七月癸丑高崇文破劉闢之衆萬人於玄武甲午詔

凡西川繼援之兵悉取崇文處分　九月壬寅高崇
文又敗劉闢之衆於鹿頭闢嚴秦敗劉闢之衆於神
泉河東將阿跌光顏將兵會高崇文於行營愆期一
日懼誅欲深入自贖軍於鹿頭之西斷其糧道城中
憂懼於是闢綿江柵將李文悅鹿頭守將仇良輔皆
以城降於崇文獲闢壻蘇彊士卒降者萬計崇文遂
長驅直指成都所向崩潰軍不留行辛亥克成都劉
闢盧文若帥數十騎西犇吐蕃崇文使高霞寓等追
之及於羊灌田闢赴江不死擒之文若先殺妻子乃
繫石自沈崇文入成都屯於通衢休息士卒市肆不

驚珍寶山積秋毫不犯檻劉闢送京師斬闢大將邢
泚館驛巡官沈衍餘無所問軍府事無巨細命一遵
韋南康故事從容指撝一境皆平初韋臯以西山運
糧使崔從知邛州事劉闢反從以書諫闢闢發兵攻
之從嬰城固守闢敗乃得免從融之曾孫也韋臯參
佐房式韋乾度獨孤密符載郗士美段文昌等素服
麻屨銜土請罪崇文皆釋而禮之草表薦式等厚賻
而遣之目段文昌曰君必爲將相未敢奉薦載廬山
人式琯之從子文昌志玄之玄孫也闢有二妾皆殊
色監軍請獻之崇文曰天子命我討平凶豎當以撫

百姓爲先遽獻婦人以求媚豈天子之意邪崇文義不爲此乃以配將吏之無妻者杜黃裳建議征蜀及指授高崇文方略皆懸合事宜崇文素憚劉澭黃裳使謂之曰若無功當以劉澭相代故能得其死力及蜀平宰相入賀上目黃裳曰卿之功也 冬十月制割資簡陵榮昌瀘六州隸東川房式等未至京師皆除省寺官丙寅以高崇文爲西川節度使戊辰以嚴礪爲東川節度使庚午以將作監柳晟爲山南西道節度使晟至漢中府兵討劉闢還未至城詔復遣戍梓州軍士怨怒脅監軍謀作亂晟聞之疾驅入城慰

勞之既而問曰汝曹何以得成功對曰誅反者劉闢耳晟曰闢以不受詔命故汝曹得以立功豈可復使它人誅汝以爲功邪衆皆拜謝請詣戍所如詔書軍府由是獲安　戊子劉闢至長安幷族黨誅之

張溥曰王叔文用事時韋皋遣劉闢入京師求都領劍南三川叔文怒欲斬之闢跳身歸蜀時皆謂叔文恢妄謬喜怒不順及皋薨闢即自爲留後發兵反又悔當日叔文不殺闢也闢起家繇進士宏詞科佐皋府累遷御史中丞度支副使爲國表臣與武夫異顧驁蹇弄兵造大樓祈

五福係首入興安門始歸罪五院子弟斬城西南獨柳下高崇文不通書以三千人破吐蕃三萬寇於寧州杜黃裳稱其勇略帝專委以討蜀時宿將重臣爭自奮聞詔特用神策軍使高崇文則大驚猶漢王卽軍中拜韓信大將也銳師一出闢生擒羊灌田盧文若沈江中不數月成都底定彼武人忠義倍闢材能智力又十過之世且謂妄書生不及介胄士其榮辱長短豈待劉氏族誅崇文配食始見哉杜黃裳贊策征蜀請專任崇文勿置監軍又指授方略帝以平蜀

功歸之當矣韋皐治蜀二十一年歿而祠象獨
闒於知人過任闢復以侈横務蓄藏慮僚掾官
浿之歲久爵高遲留幕府不令還朝卒使闢階
爲厲堯戒有云人莫躓於山而躓於垤韋皐賢
者一念自私以闢蹉跌定秦之議子孫幾不免
可不戒諸

#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九十五

宋　建　安　袁　樞　編　輯

明　太　倉　張　溥　論　正

## 憲宗平吳李錡

唐德宗貞元十五年春二月以常州刺史李錡爲浙西觀察使諸道鹽鐵轉運使錡國貞之子也閑廏宮苑使李齊運受其賂數十萬薦之於上故用之錡刻剝以事進奉上由是悅之

十七年六月李錡既執天下利權以貢獻固主恩又以饋遺結權貴恃此驕縱無所忌憚盜取縣官財所

部官屬無罪受戮者相繼浙西布衣崔善貞詣闕上封事言宮市進奉及鹽鐵之弊因言錡不法事上覽之不悅命械送錡錡聞其將至先鑿阬於道旁己亥善貞至幷鎖械內阬中生瘞之遠近聞之不寒而慄錡復欲爲自全計增廣兵衆選有材力善射者謂之挽彊胡奚雜類謂之蕃落給賜十倍它卒轉運判官盧坦屢諫不悛與幕僚李約等皆去之約勉之子也

順宗永貞元年春三月丙戌加杜佑度支及諸道鹽鐵轉運使以浙西觀察使李錡爲鎮海節度使解其鹽鐵轉運使錡雖失利權而得節旃故反謀亦未發

冬十二月以刑部郎中杜兼爲蘇州刺史兼辭行
上書稱李錡且反必奏族臣上然之留爲吏部郎中
憲宗元和二年夏蜀既平藩鎭惕息多求入朝鎭海
節度使李錡亦不自安求入朝上許之遣中使至京
口慰撫且勞其將士錡雖署判官王澹爲留後實無
行意屢遷行期澹與敕使數勸諭之錡不悅上表稱
疾請至歲暮入朝上以問宰相武元衡曰陛下初卽
政錡求朝得朝求止得止可否在錡將何以令四海
上以爲然下詔徵之錡詐窮遂謀反王澹既掌留務
於軍府頗有制置錡益不平密諭親兵使殺之會頒

冬服錡嚴兵坐幄中澹與敕使入謁有軍士數百譟於庭曰王澹何人擅主軍務曳下臠食之大將趙琦出慰止又臠食之注刃於敕使之頸詬詈將殺之錡陽驚起救之冬十月己未詔徵錡爲左僕射以御史大夫李元素爲鎮海節度使庚申錡表言軍變殺留後大將先是錡選腹心五人爲所部五州鎮將姚志安處蘇州李深處常州趙惟忠處湖州丘自昌處杭州高肅處睦州各有兵數千伺察刺史動靜至是錡各使殺其刺史遣牙將庾伯良將兵三千治石頭城常州刺史顏防用客李雲計矯制稱招討副使斬李

深傳檄蘇杭湖睦請同進討湖州刺史辛祕潛募鄉閭子弟數百夜襲趙惟忠營斬之蘇州刺史李素爲姚志安所敗生致於錡且桎梏釘於船舷未及京口會錡敗得免乙丑制削李錡官爵及屬籍以淮南節度使王諤統諸道兵爲招討處置使徵宣武義寧武昌兵幷淮南宣歙兵俱出宣州江西兵出信州浙東兵出杭州以討之

李錡以宣州富饒欲先取之遣兵馬使張子良李奉仙田少卿將兵三千襲之三人知錡必敗與牙將裴行立同謀討之行立錡之甥也故悉知錡之密謀三將營於城外將發召士卒諭之曰

僕射反逆官軍四集常湖二將繼死其勢已蹙今乃欲使吾輩遠取宣城吾輩何爲隨之族滅豈若去逆效順轉禍爲福乎衆悅許諾即夜還趨城行立舉火鼓譟應之於內引兵趨牙門錡聞子良等舉兵怒聞行立應之撫膺曰吾何望矣跣走匿樓下親將李均引挽彊三百趨山亭欲戰行立伏兵邀斬之錡舉家皆哭左右執錡裹之以幕縋於城下械送京師挽彊蕃落爭自殺尸相枕籍癸酉本軍以聞乙亥羣臣賀於紫宸殿上愀然曰朕之不德致宇內數有干紀者朕之愧也何賀之爲宰相議誅錡大功以上親兵部

郎中蔣乂曰錡大功親皆淮安靖王之後也淮安有佐命之功陪陵享廟豈可以末孫爲惡而累之乎又欲誅其兄弟乂曰錡兄弟故都統國貞之子也國貞死王事豈可使之不祀乎宰相以爲然辛巳錡從父弟宋州刺史銛等皆貶官流放十一月甲申朔錡至長安上御興安門面詰之對曰臣初不反張子良等教臣耳上曰卿爲元帥子良等謀反何不斬之然後入朝錡無以對乃幷其子師回腰斬之有司請毀錡祖考冢廟中丞盧坦上言李錡父子受誅罪已塞矣昔漢誅霍禹不罪霍光先朝誅房遺愛不及房玄齡

康誥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況以錡爲不善而罪及五代祖乎乃不毁有司籍其家財輸京師翰林學士裴垍李絳上言以爲李錡僭侈割剝六州之人以富其家或枉殺其身而取其財陛下閔百姓無告故討而誅之今輦金帛以輸上京恐遠近失望願以逆人資財賜浙西百姓代今年租賦上嘉歎久之卽從其言

張溥曰孟獻子言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若李錡者兼之矣錡宗室子以貢獻餽遺致寵史臣曰德宗好貨劍南江西有日進月進杜亞劉贊

王緯及錡歲時貢奉江淮以南物力大屈錡尤
暴橫聚挽彊蕃落謀自全布衣崔善貞訟其不
法天子不問反械送錡生瘞坎中自是錡曰耽
耽無君矣自古言利之臣外貌不可測大抵其
天資必陰賊刻深錡厚賂李齊運結主恩即選
腹心爲五州鎭將日夜謀變彼言利者何知義
下賊百姓上逆天子苟便於身則逞一決爾然
李深入常州顏防斬之趙惟忠連營湖州辛祕
募鄕閭子弟卽斷其首張子良李奉仙田少卿
錡兵馬使也裴行立錡甥也還兵相向如縛犬

豖錡在浙西久割剝六州以自肥且謂宦敵公室出家財驅使民不數月可坐明堂朝諸侯也三將方發而身縋城下何哉浙西地非反側四鄰效順不爲逆使錡獨藉貨財啗人大軍一至渙然中離紂衣寶玉以焚榮夷公好利而亡其所少者豈財哉迹其所爲雖有國必亡況爲人臣行背逆乎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九十五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九十六

宋　建　安　袁　樞　編　輯

明　太　倉　張　溥　論　正

魏博歸朝　田弘正

唐憲宗元和七年秋八月戊戌魏博節度使田季安薨初季安娶洛州刺史元誼女生子懷諫爲節度副使牙内兵馬使田興庭玠之子也有勇力頗讀書性恭遜季安淫虐興數規諫軍中賴之季安以爲收衆心出爲臨清鎮將欲殺之興陽爲風痺灸灼滿身乃得免季安病風殺戮無度軍政廢亂夫人元氏召諸

將立懷諫爲副大使知軍務時年十一遷季安於別寢月餘而薨召田興爲步射都知兵馬使辛亥以左龍武大將軍薛平爲鄭滑節度使欲以控制魏博上與宰相議魏博事李吉甫請興兵討之李絳以爲魏博不必用兵當自歸朝廷吉甫盛陳不可不用兵之狀上曰朕意亦以爲然絳曰臣竊觀兩河藩鎮之跋扈者皆分兵以隸諸將不使專在一人恐其權任太重乘間而謀己故也諸將勢均力敵莫能相制欲廣相連結則衆心不同其謀必泄欲獨起爲變則兵少力微勢必不成加以購賞旣重刑誅又峻是以諸將

互相顧忌莫敢先發跋扈者恃此以為長策然臣竊思之若常得嚴明主帥能制諸將之死命者以臨之則麤能自固矣今懷諫乳臭子不能自聽斷軍府大權必有所歸諸將厚薄不均怨怒必起不相服從然則鄉日分兵之策適足為今日禍亂之階也田氏不為屠肆則悉為俘囚矣何煩天兵哉彼自列將起代主帥鄰道所惡莫甚於此彼不倚朝廷之援以自存則立為鄰道所齏粉矣故臣以為不必用兵可坐待魏博之自歸也但願陛下按兵養威嚴敕諸道選練士馬以須後敕使賊中知之不過數月必有自效於

軍中者矣至時惟在朝廷應之敏速中其機會不愛爵祿以賞其人使兩河藩鎮聞之恐其麾下效之以取朝廷之賞必皆恐懼爭爲恭順矣此所謂不戰而屈人兵者也上曰善它日吉甫復於延英盛陳用兵之利且言芻糧金帛皆已有備上顧問絳絳對曰兵不可輕動前年討恆州四面發兵近二十萬又發兩神策兵自京師赴之天下騷動所費七百餘萬緡訖無成功爲天下笑今瘡痍未復人皆憚戰若又以敕命驅之臣恐非直無功或生它變況魏博不必用兵事勢明白願陛下勿疑上奮身撫案曰朕不用兵決

矣絳曰陛下雖有是言恐退朝之後復有熒惑聖聽者上正色厲聲曰朕志已決誰能惑之絳乃拜賀曰此社稷之福也旣而田懷諫幼弱軍政皆決於家臣蔣士則數以愛憎移易諸將衆皆憤怒朝命久未至軍中不安田興晨入府士卒數千人大譟環興而拜請爲留後興驚仆於地衆不散久之興度不免乃謂衆曰汝肯聽吾言乎皆曰惟命興曰勿犯副大使守朝廷法令申版籍請官吏然後可皆曰諾興乃殺蔣士則等十餘人遷懷諫於外　冬十月乙未魏博監軍以狀聞上亟召宰相謂李絳曰卿揣魏博若符契

李吉甫請遣中使宣慰以觀其變李絳曰不可今田
興奉其土地兵衆坐待詔命不乘此際推心撫納結
以大恩必待敕使至彼持將士表來爲請節鉞然後
與之則是恩出於下非出於上將士爲重朝廷爲輕
其感戴之心亦非今日之比也機會一失悔之無及
吉甫素與樞密使梁守謙相結守謙亦爲之言於上
曰故事皆遣中使宣勞今此鎭獨無恐更不諭上竟
遣中使張忠順如魏博宣慰欲俟其還而議之癸卯
李絳復上言朝廷恩威得失在此一舉時機可惜奈
何棄之利害甚明願聖心勿疑計忠順之行甫應過

陝乞明旦卽降白麻除興節度使猶可及也上欲且
除留後絳曰興恭順如此自非恩出不次則無以使
之感激殊常上從之甲辰以興爲魏博節度使忠順
未還制命已至魏州興感恩流涕士衆無不鼓舞
李絳又言魏博五十餘年不霑皇化一旦舉六州之
地來歸剜河朔之腹心傾叛亂之巢穴不有重賞過
其所望則無以慰士卒之心使四鄰勸慕請發內庫
錢百五十萬緡以賜之左右宦官以爲所與太多後
有此比將何以給之上以語絳絳曰田興不貪專地
之利不顧四鄰之患歸命聖朝陛下奈何愛小費而

遺大計不以收一道人心錢用盡更來機事一失不可復追借使國家發十五萬兵以取六州期年而克之其費豈止百五十萬緡而已乎上悅曰朕所以惡衣菲食蓄聚貨財正爲欲平定四方不然徒貯之府庫何爲十一月辛酉遣知制誥裴度至魏博宣慰以錢百五十萬緡賞軍士六州百姓給復一年軍士受賜歡聲如雷成德兗鄆使者數輩見之相顧失色歎曰倔强者果何益乎度爲興陳君臣上下之義興聽之終夕不倦待度禮極厚請度徧至所部州縣宣布朝命奏乞除節度副使於朝廷詔以戸部郎中河東

胡証爲之與又奏所部缺官九十員請有司注擬行朝廷法令輸賦稅田承嗣以來室屋僭侈者皆避不居鄆蔡恒遣遊客間說百方興終不聽李師道使人謂宣武節度使韓弘曰我世與田氏約相保援今興非其族又首變兩河事亦公之所惡也我將與成德合軍討之弘曰我不知利害知奉詔行事耳若兵北度河我則以兵東取曹州師道懼不敢動田興既葬田季安送田懷諫於京師辛巳以懷諫爲右監門衛將軍

八年春正月辛卯賜魏博節度使田興名弘正

十四年秋八月己未田弘正入朝上待之尤厚　甲辰以田弘正兼侍中魏博節度使如故弘正三表請留上不許弘正常恐一旦物故魏人猶以故事繼襲故兄弟子姪皆仕諸朝上皆擢居顯列朱紫盈庭時人榮之

張溥曰唐書田弘正父子王承元史孝章同傳所以表忠義爲藩臣式承元孝章不登中壽世皆惜之弘正父子不得其死子尤痛焉弘正父廷玠承嗣從昆弟也承嗣盜磁相廷玠抗節不汙田悅從恆鄆作叛正言責之不納憤死弘正

性恭遜又親見其父行事豈肯苟同季安相隨
亂虐乎懷諫十一歲孺子爲母所立決政家臣
弘正晨入府將士環拜請爲留後弘正驚不應
與定期約守朝廷法令乃許當時人心擾擾不
屬孩童其敢於奮決推所尊愛者亦以朝命未
至政繇婦人一國三公惟衆是從爾李絳料懷
諫乳臭諸將必不服從起而代者必歸命天子
及魏博監軍奏狀請即降白麻除弘正節度使
制命一至魏人鼓舞夫以弘正忠誠即微中使
先至裴度宣慰自稟命無貳然失之須臾士心

懈矣大歷貞元以來方岳連衡以逆節爲守常以恭順爲反古上之求下急於下之求上也李絳處置得宜成德兖鄆使者皆歎倔彊何益後日崔㥄愔魏兵二千不給弘正遂使忠臣喪元孝子剌心河朔柰不可復廟算一言繫藩鎭得失固若此哉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百九十六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九十七

宋　建安　袁　樞　編　輯

明　太倉　張　溥　論　正

憲宗討成德王承宗

唐德宗貞元二十年夏六月昭義節度使李長榮薨上遣中使以手詔授本軍大將但軍士所附者卽授之時大將來希皓爲衆所服中使將以手詔付之希皓言於衆曰此軍取人合是希皓但作節度使不得若朝廷以一束草來希皓亦必敬事中使言面奉進止只令此軍取大將拔與節鉞朝廷不別除人希皓

固辭兵馬使盧從史其位居四潛與監軍相結起出
伍曰若來大夫不肯受詔從史請且勾當此軍監軍
曰盧中丞若如此此亦固合聖旨中使因探懷取詔
以授之從史捧詔再拜舞蹈希皓亟回揮同列北面
稱賀軍士畢集更無一言秋八月己未詔以從史爲
節度使
憲宗元和二年冬十一月昭義節度使盧從史內與
王士眞劉濟潛通而外獻策請圖山東擅引兵東出
上召令還上黨從史託言就食邢洺不時奉詔久之
乃還

四年春三月成德節度使王士眞薨其子副大使承宗自爲留後河北三鎭相承各置副大使以嫡長爲之父沒則代領軍務　王承宗叔父士則以承宗擅自立恐禍及宗與幕客劉栖楚俱自歸京師詔以士則爲神策大將軍　夏四月上欲革河北諸鎭世襲之弊乘王士眞死欲自朝廷除人不從則興師討之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裴垍曰李納跋扈不恭王武俊有功於國陛下前許師道今奪承宗沮勸違理彼必不服由是議久不決上以問諸學士李絳等對曰河北不遵聲教誰不憤歎然今日取之或恐未能成德軍自武

俊以來父子相承四十餘年人情貫習不以爲非況承宗已總軍務一旦易之恐未即奉詔又范陽魏博易定淄青以地相傳與成德同體彼聞成德除人必內不自安陰相黨助雖茂昭有請亦恐非誠所以然者今國家除人代承宗彼鄰道勸成進退有利若所除之人得入彼則自以爲功若詔令有所不行彼因潛相交結在於國體豈可遽休須應興師四面攻討彼將帥則加官爵士卒則給衣糧按兵玩寇坐觀勝負而勞費之病咸歸國家矣今江淮大水公私困竭軍旅之事殆未可輕議也左軍中尉吐突承璀欲希

上意奪裴垍權自請將兵討之上疑未決宗正少卿李拭奏稱承宗不可不討承璀親近信臣宜委以禁兵使統諸軍誰敢不服上以拭狀示諸學士曰此姦臣也知朕欲將承璀故上此奏卿曹記之自今勿令得進用昭義節度使盧從史遭父喪朝廷久未起復從史懼因承璀說上請發本軍討承宗壬辰起復從史左金吾大將軍餘如故　秋七月上密問諸學士曰今欲用王承宗爲成德留後割其德棣二州更爲一鎮以離其勢幷使承宗輸二稅請官吏一如師道何如李絳等對曰德棣之隸成德爲日已久今一旦

割之恐承宗及其將士憂疑怨望得以為辭況其鄰道情狀一同各慮它日分割或潛相構扇萬一旅拒倍難處置願更三思所是二稅官吏願因弔祭使至彼自以其意諭承宗令上表陳乞如師道例勿令知出陛下意如此則幸而聽命於理固順若其不聽體亦無損上又問今劉濟田季安皆有疾若其物故豈可盡如成德付授其子天下何時當平議者皆言宜乘此際代之不受則發兵討之時不可失如何對曰羣臣見陛下西取蜀東取吳易於反掌故諂諛躁競之人爭獻策畫勸開河北不為國家深謀遠慮陛下

亦以前日成功之易而信其言臣等夙夜思之河北之勢與二方異何則西川浙西皆非反側之地其四鄰皆國家臂指之臣劉闢李錡獨生狂謀其下皆莫之與闢錡皆以貨財啗之大軍一臨則渙然離耳故臣等當時亦勸陛下誅之以其萬全故也成德則不然內則膠固歲深外則蔓連勢廣其將士百姓懷其累代煦嫗之恩不知君臣逆順之理諭之不從威之不服將爲朝廷羞又鄰道平居或相猜恨及聞代易必合爲一心蓋各爲子孫之謀亦慮它日及此故也萬一餘道或相表裏兵連禍結財盡力竭西戎北狄

乘間窺窬其爲憂患可勝道哉濟李安與承宗事體不殊若物故之際有間可乘當臨事圖之於今用兵則恐未可太平之業非朝夕可致願陛下審處之時吳少誠病甚絳等復上言少誠病必不起淮西事體與河北不同四旁皆國家州縣不與賊鄰無黨援相助朝廷命帥令正其時萬一不從可議征討臣願捨恆冀難制之策就申蔡易成之謀脫或恆冀連兵事未如意蔡州有釁勢可與師南北之役俱與財力之用不足儻事不得已須赦承宗則恩德虛施威令頓廢不如早賜處分以收鎮冀之必坐待機宜必獲申

蔡之利既而承宗久未得朝命頗懼累表自訴八月壬午上乃遣京兆少尹裴武詣眞定宣慰承宗受詔甚恭曰三軍見迫不暇俟朝旨請獻德棣二州以明懇款　九月甲辰朔裴武復命庚戌以承宗爲成德軍節度恆冀深趙州觀察使德州刺史薛昌朝爲保信軍節度德棣二州觀察使昌朝嵩之子王氏之壻也故就用之田季安得飛報先知之使謂承宗曰昌朝陰與朝廷通故受節鉞承宗遽遣數百騎馳入德州執昌朝至眞定囚之中使送昌朝節過魏州季安陽爲宴勞留使者累日比至德州已不及矣上以裴

武爲欺罔又有譖之者曰武使還先宿裴垍家明旦乃入見上怒甚以語李絳欲貶武於嶺南絳曰武昔陷李懷光軍中守節不屈豈容今日遽爲姦回蓋賊多變詐人未易盡其情承宗始懼朝廷誅討故請獻二州既蒙恩貸而鄰道皆不欲成德開分割之端計必有陰行間說誘而脅之使不得守其初心者非武之罪也今陛下選武使入逆亂之地使還一語不相應遽竄之遐荒臣恐自今奉使賊廷者以武爲戒苟求便身率爲依阿兩可之言莫肯盡誠具陳利害如此非國家之利也且垍武久處朝廷諳練事體豈有

使還未見天子而先宿宰相家乎臣敢爲陛下必保其不然此殆有讒人欲傷武及垍者願陛下察之上良久曰理或有此遂不問　上遣中使諭王承宗使遣薛昌朝還鎮承宗不奉詔冬十月癸未制削奪承宗官爵以左神策中尉吐突承璀爲左右神策河中河陽浙西宣歙等道行營兵馬使招討處置等使翰林學士白居易上奏以爲國家征伐當責成將帥近歲始以中使爲監軍自古及今未有徵天下之兵專令中使統領者也今神策軍旣不置行營節度使則承璀乃制將也又充諸軍招討處置使則承璀乃都

統也臣恐四方聞之必輕朝廷四夷聞之必笑中國陛下忍令後代相傳云以中官爲制將都統自陛下始乎臣又恐劉濟茂昭及希朝從史乃至諸道將校皆恥受承璀指麾心既不齊功何由立此是資承宗之計而挫諸將之勢也陛下念承璀勤勞貴之可也憐其忠赤富之可也至於軍國權柄動關理亂朝廷制度出自祖宗陛下寧忍徇下之情而自隳法制從人之欲而自損聖明何不思於一時之間而取笑於萬代之後乎時諫官御史論承璀職名太重者相屬上皆不聽戊子上御延英殿度支使李元素鹽鐵使

李鄘京兆尹許孟容御史中丞李夷簡諫議大夫孟簡給事中呂元膺穆質右補闕獨孤郁等極言其不可上不得已明日削承璀四道兵馬使改處置爲宣慰而已李絳嘗極言宦官驕横侵害政事讒毀忠貞上曰此屬安敢爲讒就使爲之朕亦不聽絳曰此屬大抵不知仁義不分枉直惟利是嗜得賂則譽跖蹻爲廉良怫意則毀龔黄爲貪暴能用傾巧之智構成疑似之端朝夕左右浸潤以入之陛下必有時而信之矣自古宦官敗國者備載方册陛下豈得不防其漸乎己亥吐突承璀將神策兵發長安命恒州四面

藩鎭各進兵招討　田季安聞吐突承璀將兵討王承宗聚其徒曰師不跨河二十五年矣今一旦越魏伐趙趙虜魏亦虜矣計爲之柰何其將有超伍而言者曰願借騎五千以除君憂季安大呼曰壯哉兵決出格沮者斬幽州牙將絳人譚忠爲劉濟使魏知其謀入謂季安曰如某之謀是引天下之兵也何者今王師越魏伐趙不使耆臣宿將而專付中臣不輸天下之甲而多出秦甲君知誰爲之謀此乃天子自爲之謀欲將夸服於臣下也若師未叩趙而先碎於魏是上之謀反不如下其能不恥於天下乎旣恥且怒

必任智士畫長策仗猛將練精兵畢力再舉涉河鑑
前之敗必不越魏而伐趙校罪輕重必不先趙而後
魏是上不上下不下當魏而來也季安曰然則若之
何忠曰王師入魏君厚犒之於是悉甲壓境號曰伐
趙則可陰遺趙人書曰魏若伐趙則河北義士謂魏
賣友魏若與趙則河南忠臣謂魏反君賣友反君之
名魏不忍受執事若能陰解陴障遺魏一城魏得持
之奏捷天子以爲符信此乃使魏北得以奉趙西得
以爲臣於趙有角尖之耗於魏獲不世之利執事豈
能無意於魏乎趙人脫不拒君是魏霸基安矣季安

曰善先生之來是天眷魏也遂用忠之謀與趙陰計得其堂陽忠歸幽州謀欲激劉濟討王承宗會濟合諸將言曰天子知我怨趙今命我伐之趙亦必大備我伐與不伐孰利忠疾對曰天子終不使我伐趙趙亦不備燕濟怒曰爾何不直言濟與承宗反乎命繫忠獄使人視成德之境果不爲備後一日詔果來令濟專護北疆勿使朕復挂胡憂而得專心於承宗濟乃解獄召忠曰信如子斷矣何以知之忠曰盧從史外親燕內實忌之外絕趙內實與之此爲趙畫曰燕以趙爲障雖怨趙必不殘趙不必爲備一且示趙不

敢抗燕二且使燕獲疑天子趙人既不備燕潞人則走告於天子曰燕厚怨趙趙見伐而不備燕是燕反與趙也此所以知天子終不使君伐趙趙亦不備燕也濟曰今則奈何忠曰燕趙爲怨天下無不知今天子伐趙君坐全燕之甲一人未濟易水此正使潞人以燕賣恩於趙敗忠於上兩皆售也是燕貯忠義之心卒染私趙之口不見德於趙人惡聲徒嘈嘈於天下耳惟君熟思之濟曰吾知之矣乃下令軍中曰五日畢出後者醢以徇

五年春正月劉濟自將兵七萬人擊王承宗時諸軍

皆未進濟獨前奮擊拔饒陽束鹿河東河中振武義武四軍爲恆州北道招討會於定州會望夜軍吏以有外軍請罷張燈張茂昭曰三鎭官軍也何謂外軍命張燈不禁行人不閉里門三夜如平日亦無敢喧譁者丁卯河東將王榮拔王承宗洄湟鎭吐突承璀至行營威令不振與承宗戰屢敗左神策大將軍酈定進戰死定進驍將也軍中奪氣　諸軍討王承宗者久無功白居易上言以爲河北本不當用兵今旣出師承璀未嘗苦戰已失大將與從史兩軍入賊境遷延不進不惟意在逗遛亦是力難支敵希朝茂昭

至新市鎭竟不能過劉濟引全軍攻圍樂壽久不能
下師道季安元不可保察其情狀似相計會各收一
縣遂不進軍陛下觀此事勢成功有何所望以臣愚
見速須罷兵若又遲疑其害有四可爲痛惜者二可
爲深憂者二何則若保有成卽不論用度多少旣的
知不可卽不合虛費貲糧悟而後行事亦非晚今遲
校一日有一日之費更延旬月所費滋多終須罷兵
何如早罷以府庫錢帛百姓脂膏資助河北諸侯轉
令彊大此臣爲陛下痛惜者一也臣又恐河北諸將
見吳少陽已受制命必引事例輕重同詞請雪承宗

若章表繼來卽義無不許請而後捨體勢可知轉令承宗膠固同類如此則與奪皆由鄰道恩信不出朝廷實恐威權盡歸河北此爲陛下痛惜者二也今天時已熱兵氣相蒸至於飢渴疲勞疾疫暴露驅以就戰人何以堪縱不惜身亦難忍苦況神策烏雜城市之人例皆不慣如此忽思生路或有奔逃一人若逃百人相扇一軍若散諸軍必搖事忽至此悔將何及此爲陛下深憂者一也臣聞回鶻吐蕃皆有細作中國之事小大盡知今聚天下之兵唯討承宗一賊自冬及夏都未立功則兵力之彊弱資費之多少豈宜

使西戎北虜一一知之忽見利生心乘虛入寇以今
日之勢力可能救其首尾哉兵連禍生何事不有萬
一及此實關安危此其爲陛下深憂者二也　盧從
史首建伐王承宗之謀及朝廷興師從史逗遛不進
陰與承宗通謀令軍士潛懷承宗號又高芻粟之價
以敗度支諷朝廷求平章事誣奏諸道與賊通不可
進兵上甚患之會從史遣牙將王翊元入奏事裴垍
引與語爲言君臣之義微動其心翊元遂輸誠言從
史陰謀及可取之狀垍令翊元還本軍經營復來京
師遂得其都知兵馬使烏重胤等款要垍言於上曰

從史狡猾驕狠必且爲亂今聞其與承璀對營視承
璀如嬰兒往來殊不設備失今不取後雖興大兵未
可以歲月平也上初愕然熟思良久乃許之從史性
貪承璀盛陳奇玩視其所欲稍以遺之從史喜益相
昵狎甲申承璀與行營兵馬使李聽謀召從史入營
博伏壯士於幕下突出擒詣帳後縛之內車中馳詣
京師左右驚亂承璀斬十餘人諭以詔旨從史營中
士卒聞之皆甲以出操兵趨譁烏重胤當軍門叱之
曰天子有詔從者賞敢違者斬士卒皆斂兵還部伍
會夜車疾驅未明已出境重胤承洽之子聽晟之子

也　丁亥范希朝張茂昭大破承宗之衆於木刀溝

上嘉烏重胤之功欲即授以昭義節度使李絳以爲不可請授重胤河陽以河陽節度使孟元陽鎮昭義會吐突承璀奏已牒重胤勾當昭義留後絳上言昭義五州據山東要害魏博恒幽諸鎮蟠結朝廷惟恃此以制之磁邢洺入其腹内誠國之寶地安危所繫也曏爲從史所據使朝廷旰食今幸而得之承璀復以與重胤臣聞之驚歎實所痛心昨國家誘執從史雖爲長策已失大體今承璀又以文牒差人爲重鎮留後爲之求旌節無君之心孰甚於此陛下昨日

得昭義人神同慶威令再立今日忽以授本軍牙將物情頓沮紀綱大紊校計利害更不若從史爲之何則從史雖蓄姦謀已是朝廷牧伯重胤出於列校以承璀一牒代之竊恐河南北諸侯聞之無不憤怒耻與爲伍且謂承璀誘重胤使逐從史而代其位彼人人麾下各有將校能無自危乎儻劉濟茂昭季安執恭韓弘師道繼有章表陳其情狀并指承璀專命之罪不知陛下何以處之若皆不報則衆怒益甚若爲之改除則朝廷之威重去矣上復使樞密使梁守謙密謀於絳曰今重胤已總軍務事不得已須應與節

對曰從史爲帥不由朝廷故啟其邪心終成逆節今以重胤典兵即授之節威福之柄不在朝廷何以異於從史乎重胤之得河陽已爲望外之福豈敢更爲旅拒況重胤所以能執從史本以仗順成功一旦自逆詔命安知同列不襲其迹而動乎重胤軍中等夷甚多必不願重胤獨爲主帥移之它鎮乃愜衆心何憂其致亂乎上悅皆如其請壬辰以重胤爲河陽節度使戊戌貶盧從史驩州司馬　夏六月甲申白居易復上奏以爲臣比請罷兵今之事勢又不如前不知陛下復何所待是時上每有軍國大事必與諸學

士謀之嘗踰月不見學士李絳等上言臣等飽食不言其自爲計則得矣如陛下何陛下詢訪理道開納直言實天下之幸豈臣等之幸上遽令明日三殿對來白居易嘗因論事言陛下錯上色莊而罷密召承旨李絳謂白居易小臣不遜須令出院絳曰陛下容納直言故羣臣敢竭誠無隱居易言雖少思志在納忠陛下今日罪之臣恐天下各思箝口非所以廣聰明昭聖德也上悅待居易如初　秋七月庚子王承宗遣使自陳爲盧從史所離間乞輸貢賦請官吏許其自新李師道等數上表請雪承宗朝廷亦以師久

無功丁未制洗雪承宗以爲成德軍節度使復以德棣二州與之悉罷諸道行營將士共賜布帛二十八萬端匹加劉濟中書令　秋九月己亥吐突承璀自行營還辛亥復爲左衛上將軍充左軍中尉裴垍曰承璀首唱用兵疲弊天下卒無成功陛下縱以舊恩不加顯戮豈得全不貶黜以謝天下乎給事中段平仲呂元膺言承璀可斬李絳奏稱陛下不責承璀它日復有敗軍之將何以處之若或誅之則同罪異罰彼必不服若或釋之則誰不保身而玩寇乎願陛下割不忍之恩行不易之典使將帥有所懲勸閒二日

上罷承瓘中尉降爲軍器使中外相賀　中書侍郎
同平章事裴垍數以疾辭位冬十一月庚申罷爲兵
部尚書　十二月翰林學士司勳郎中李絳面陳吐
突承璀專橫語極懇切上作色曰卿言太過絳泣曰
陛下置臣於腹心耳目之地若臣畏避左右愛身不
言是臣負陛下言之而陛下惡聞乃陛下負臣也上
怒解曰卿所言皆人所不能言使朕聞所不聞眞忠
臣也它日盡言皆應如是己丑以絳爲中書舍人學
士如故絳嘗從容諫上聚財上曰今兩河數十州皆
國家政令所不及河湟數千里淪於左衽朕日夜思

雪祖宗之恥而財力不贍故不得不蓄聚耳不然朕
宮中用度極儉薄多藏何用邪
六年冬十一月己丑以戸部侍郎李絳爲中書侍郎
同平章事
七年春三月丙戌上御延英殿李吉甫言天下已太
平陛下宜爲樂李絳曰漢文帝時兵木無刃家給人
足賈誼猶以爲厝火積薪之下不可謂安今法令所
不能制者河南北五十餘州犬戎腥羶近接涇隴烽
火屢驚加之水旱時作倉廩空虛此正陛下宵衣旰
食之時詎之太平遽爲樂哉上欣然曰卿言正合朕

意退謂左右曰吉甫專爲悅媚如李絳眞宰相也

九年李絳屢以足疾辭位正月癸卯罷爲禮部尚書

初上欲相絳先出吐突承璀爲淮南監軍至是召還

承璀先罷絳相

十年夏六月賊殺武元衡詔中外搜捕成德進奏院有恒州卒張晏等行止無狀神策將軍王士則等告王承宗遣晏等殺元衡吏捕得晏鞫之詔以王承宗前後三表出示百寮議其罪事見憲宗平淮西　乙丑以裴度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秋七月甲戌詔數王承宗罪惡絕其朝貢曰冀其翻然改過束身自歸攻討

之期更俟後命　上雖絶王承宗朝貢未有詔討之魏博節度使田弘正屯兵於其境承宗屢敗之弘正忿表請擊之上不許表十上乃聽至貝州丙午弘正軍於貝州　冬十一月詔發振武兵二千會義武軍以討王承宗　十二月王承宗縱兵四掠幽滄定三鎮皆苦之爭上表請討承宗上欲許之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張弘靖以爲兩役並興恐國力所不支請併力平淮西乃征恒冀上不爲之止弘靖乃求罷

十一年春正月乙亥幽州節度使劉總奏敗成德兵拔武彊斬首千餘級　癸未制削王承宗官爵命河

東幽州義武橫海魏博昭義六道進討韋貫之屢請先取吳元濟後討承宗曰陛下不見建中之事乎始於討魏及齊而蔡燕趙皆應之卒致朱泚之亂由德宗不能忍數年之憤邑欲太平之功速成故也上不聽　二月乙卯昭義節度使郗士美奏破成德兵斬首千餘級　己未劉總破成德兵斬首千餘級　辛酉魏博奏敗成德兵拔其固城乙丑又奏拔其鴉城　三月幽州節度使劉總圍樂壽　四月劉總奏破成德兵於深州斬首二千五百級乙丑義武節度使渾鎬奏破成德兵於九門殺千餘人鎬瑊之子也

秋七月田弘正奏破成德兵於南宮殺二千餘人
諸軍討王承宗者互相觀望獨昭義節度使郗士美
引精兵壓其境己未士美奏大破承宗之衆於柏鄉
殺千餘人降者亦如之爲三壘以環柏鄉　十一月
壬寅程執恭奏敗成德兵於長河斬首千餘級　義
武節度使渾鎬與王承宗戰屢勝遂引全師壓其境
距恆州三十里而軍承宗懼潛遣兵入鎬境焚掠城
邑人心始內顧而搖會中使督其戰鎬引兵進薄恆
州與承宗戰大敗犇還定州丙午詔以恆州刺史陳
楚爲義武節度使軍中聞之掠鎬及家人衣至於倮

露陳楚馳入定州鎮遏亂者斂軍中衣以歸鎬以兵衞送還朝楚定州人張茂昭之甥也

十二年春三月郗士美敗於柏鄉拔營而歸士卒死者千餘人　戊辰賜程執恭名權　戊寅王承宗遣兵二萬入東光斷白橋路程權不能禦以衆歸滄州

五月六鎮討王承宗者兵十餘萬囘環數千里既無統帥又相去遠期約難一由是歷二年無功千里饋運牛驢死者什四五劉總既得武彊引兵出境纔五里留屯不進月給度支錢十五萬緡李逢吉及朝士多言宜併力先取淮西俟淮西平乘其勝勢囘取

恆冀如拾芥耳上猶豫久乃從之丙子罷河北行營各使還鎮

十三年　裴度之在淮西也布衣柏耆以策干韓愈曰吳元濟既就擒王承宗破膽矣願得奉丞相書往說之可不煩兵而服愈白度爲書遣之承宗懼求哀於田弘正請以二子爲質及獻德棣二州輸租稅請官吏弘正爲之奏請上初不許弘正上表相繼上重違弘正意乃許之夏四月甲寅朔魏博遣使送承宗子知感知信及德棣二州圖印至京師　庚辰詔洗雪王承宗及成德將士復其官爵

十五年冬十月王承宗薨其下祕不發喪子知感知
信皆在朝諸將欲取帥於屬內諸州參謀崔燧以承
宗祖母涼國夫人命告諭諸將及親兵立承宗之弟
觀察支使承元承元時年二十將士拜之承元不受
泣且拜諸將固請不已承元曰天子遣中使監軍有
事當與之議及監軍至亦勸之承元曰諸公未忘先
德不以承元年少欲使之攝軍務承元請盡節天子
以遵忠烈王之志諸公肯從之乎眾許諾承元乃視
事於都將聽事令左右不得謂已爲留後委事於參
佐密表請朝廷除帥庚辰監軍奏承宗疾亟弟承元

權知留後併以承元表聞　成德軍始奏王承宗薨
乙酉徙田弘正爲成德節度使以王承元爲義成節
度使　十一月癸卯遣諫議大夫鄭覃詣鎭州宣慰
賜錢一百萬緡以賞將士王承元既請朝命諸將及
鄰道爭以故事勸之承元皆不聽及移鎭義成將士
諠譁不受命承元與柏耆召諸將以詔旨諭之諸將
號泣不從承元出家財以散之擇其有勞者擢之謂
曰諸公以先代之故不欲承元去此意甚厚然使承
元違天子之詔其罪大矣昔李師道之未敗也朝廷
嘗赦其罪師道欲行諸將固留之其後殺師道者亦

諸將也諸將勿使承元爲師道則幸矣因涕泣不自勝且拜之十將李寂等十餘人固留承元承元斬以徇軍中乃定丁未承元赴滑州將吏或以鎮州器用財貨行承元悉命留之

張溥曰憲宗初即位劉闢楊惠琳李錡抗命咸討誅之國威振矣元和四年成德節度使王士眞卒子承宗擅立帝遣裴武宣慰承宗表獻德棣二州詔以承宗爲成德節度使德州刺史薛昌朝爲保信節度使領德棣二州承宗襲昌朝執之以歸帝削承宗官爵發兵討之以吐突承

璀爲招討處置等使踰年戰不利制雪承宗復其官爵十年盜殺武元衡王士則上告謀出承宗詔議其罪十一年復討之渾鎬戰敗十三年承宗納質請吏復獻二州詔復官爵朝廷用兵數年承宗屢叛屢服叛則討之服則赦之賞罰之令天子不能自主而反聽命於强藩豈憲宗發憤之初心乎且當時與承宗同叛者昭義有盧從史申蔡有吳元濟淄青有李師道或誅或執不逋天戮承宗族拒王師獨保無恙恩寵幸終何哉盧從史之有昭義也擾之於朿希皓又

陽順而陰叛承璀奉詔密禽所謂乘其不意而取之也李正己逐侯希逸而有淄青吳少誠殺陳仙奇而有淮西盜賊之攫也再世方滅猶網漏吞舟矣王武俊契丹部種隸李寶臣帳下寶臣死殺惟岳歸朝德宗不與以節度啟其怨心遂同田悅朱滔爲寇不臣之罪誠無所解然建中興元之際涇原兵變帝走奉天朱泚亂於內李希烈李懷光朱滔等亂於外武俊舉足輕重立係安危而翻然改圖爲唐擊賊卒使鑾輿反正王室奠清其功寧出李晟李抱眞下乎帝寵

武俊襁褓悉官身死贈謚禮比渾瑊子士眞息兵善守歲貢中朝恭於燕魏其奉國之勞結下之恩深矣鎮州世繼習以爲常憲宗忽怒承宗臨之以兵是卽元戎大帥建鼓親行尚慮惠譬未分堅鋭難下奈何以斧鉞重任寄之刑餘闒宂之臣哉承璀喪北帝詔罷兵復以盜殺元衡更議征討雪宰相之恥其名正揚鐘鼓之靈其師壯然爲盜者李師道非承宗也方討之而旋恕之亦云有辭矣承宗之初自立也叔父士則恐禍及宗來歸京師其旣死也弟承元繼之恭

請朝命移鎮義成王氏世有順臣而承宗乃逾
睢負固此一人者獨何必哉上負國家內背宗
黨適不為元濟師道者亦天厚之也

[illegible]

請勅命移鎮義成王氏世有屬臣而武宗乃[illegible]

雖負固此一人者猶何忍哉上負國家內背先[illegible]

義適不為元濟師道者亦天與之也

EAST ASIAN LIBRA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130 St. George Street
8th FLOOR
TORONTO, CANADA M5S 1A5